

(下册)

镇安县民间故事集

叶仕海 编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镇安县民间故事集 / 叶仕海编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513-0948-6

I. ①镇… II. ①叶… III. ①民间故事—作品集—镇安县 IV. ① I277.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2871 号

镇安民间故事集 (上下册)

ZHENAN MINJIAN GUSHIJI

作 者 叶仕海

责任编辑 陈明月 王超群

整体设计 九 歌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 @ 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210mm × 285mm 1/16

字 数 650 千字

印 张 37.2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948-6

定 价 60.0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目 录

第一章 民间故事

屁姻缘·····	3
财主对妻子的惩罚·····	5
体验民风·····	6
三岔路口拜“干大”·····	8
雪驹帮山菊葬父·····	10
罚贼·····	13
要颜面的夫人·····	16
小花女扮男装打短工·····	20
员外卖妻·····	25
杜知县微服私访抱不平·····	29
三子行孝·····	31
卖身求财·····	34
父亲的鞭子·····	38
乞丐与小姐·····	40
村姑过河遇秀才·····	43
黄金屋·····	45
圭财主的小箱子·····	47
县官惩罚不肖之子·····	49
任知县和牛员外抗灾救民的故事·····	53
顾员外减息减租嫁贤妻·····	61
清官的对联·····	64
取财有道·····	65
皇上与乞丐·····	68
猎手·····	71
汤保长当汉奸·····	73

买金人成乞丐·····	75
三个女婿送贺礼分家产·····	79
拔牙·····	81
“偷梁换柱”的魔术师·····	83
一字不识的草员外·····	86
青县官断鸡案·····	88
吴知县帮长工讨工钱·····	91
麻狗和玲儿的爱情惨剧·····	93
七旬老翁对驱魔鬼·····	96
游学士的计谋·····	97
高秀才写对联气坏弟员外·····	100
走进野林的少女·····	102
夜走野狼沟·····	118
夫妻树的故事·····	122
岩洞里的爱情悲剧·····	125
寻找姻缘·····	128
美人鱼的传说·····	136
困难时期故事·····	144
神赐粮·····	153
驱邪治病·····	155

第二章 民间笑话

李秀才写寿联·····	159
“土话”的误解·····	161
三个女婿送贺礼·····	162
三子相亲·····	163
长工与夫人的风流对话·····	166
三子学艺得家产·····	168
石娃行孝·····	170
神医罗宏元·····	171
“而已”汤·····	175

方公子拜师学艺·····	177
脚夫的恭贺词·····	180
老诚汉子出门学见识·····	182
二傻学见识·····	184
会看日子的先生·····	186
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	187
三子学说话·····	188
贼喊捉贼·····	190
大猪摸脉救贤妻·····	194
三个女婿改病句得家产·····	196
三个女婿吟诗作对得家产·····	198
家贼难防·····	200
三个女婿吟诗“跑得快”·····	202
对诗姻缘·····	203
老五与员外的官司·····	205
三伙计为员外贺梁·····	208
三个女婿祝寿对诗文·····	209
三个女婿猜测岳父的心思·····	211
三个女婿拜寿·····	213
三个女婿对诗吃寿宴·····	215
三个女婿拜寿对诗文·····	217
三个女婿说吃喝·····	219
等待死亡·····	221
野人传奇·····	223
石沉成仙·····	225
贼不打自招·····	227
庙堂姻缘·····	229
黄鹿大年送吉祥·····	230
人豹情缘·····	232
天理与地理·····	234
儿媳不孝遭雷劈·····	237

衣禄·····	239
---------	-----

第三章 民间笑话

建庙起房为何要敬鲁班·····	243
鱼的身上为何有黏糊·····	244
发明锯子的故事·····	245
太上老君打铁的故事·····	246
新房大梁披红的由来·····	248
六月六晒虫节·····	251
妇女缠小脚的由来·····	252
烧臭鞋熏天的来历·····	254
端午节插艾蒿的传说·····	255
吃“腊八粥”的习俗·····	257
镇安人的年·····	259
“划船雨”的来历·····	260
关公的“磨刀雨”·····	261
“洗街雨”的由来·····	262
“分龙雨”的传说·····	263
小年的来历·····	265
五黄六月“送新鲜”·····	266
扫舍除污迎新春·····	267
二月二龙抬头的由来·····	268
披麻戴孝·····	270
后记·····	271

第一章 民间故事

屁姻缘

很久以前，在衩裆沟里，住着三兄弟。因为兄弟三人从小都爱放屁，所以老大就叫“大屁”，老二叫“二屁”，老三叫“小屁”。兄弟三人都喜欢大舅家的表妹，所以三天两头你来我往，便成了大舅家的常客。尽管他们都缠着表妹不放，但表妹在他们跟前，不敢有半点眉来眼去，这是因为，大舅管得严，家规更不敢违。

表妹长得蛮好看，待人也诚实。其实，她心里早有了打算。她背着父母亲，精心细致地绣了一个荷包，荷包上绣了一对鸳鸯，那对鸳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趁父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拿出荷包，呆呆地看，看着看着，就抿嘴一笑，笑得甜蜜蜜的。

“闺女，你这是给哪一个绣的荷包？”母亲发现了荷包，问。

“我、我，是、是……”女儿吞吞吐吐，语无伦次。

“你给娘说实话，你是不是看上了你的哪一个表哥？”

“将来，我看上哪一个，就把这荷包给哪一个。”

“说瞎话！”父亲走出来，嗔怪道，“我们李家祖祖辈辈是有规矩的：男婚靠的是媒妁之言，女嫁靠的是父母之命。由不得你胡来！”

“爹，嫁人是我一辈子的大事，总得和我打个商量嘛！”

“那你三个表哥，你到底看上哪一个了？”母亲带着商量的语气问。

“虽然三个表哥都喜欢我，我也喜欢三个表哥，要我说真正要嫁给哪一个，到现在为止，我心里还没个谱儿。”

“依我看，老二就不错嘛。”母亲偏向老二，“老二懂礼仪，会处事为人。将来你嫁给老二，吃不了亏的。”

“依我看，老大人品不错。”父亲偏向老大。

女儿一笑，不点头，也没摇头。

“掌柜的，咱俩得商量商量，尽快把闺女的终身大事定下来。”母亲为难

地说，“咱只有一个闺女，喜欢她的却是三个人，总不能就这样长期拖下去，时间长了，有了麻达了，到那时，那才叫‘老鼠咬了磬，好说不好听‘哩。”

“我也在为闺女的婚事熬煎哩。”父亲想了想说，“我想到办法了。”

“啥办法？”母女俩异口同声地问。

“就看她（他们）的缘分呗。”父亲说，“你们去炒几个像样的菜，叫他们来吃酒席，我有话说。”

母女俩就忙着置办了一桌酒菜。大舅把三个外甥都召到家里来。

入席之后，大舅对三个外甥说：“你们三兄弟同时喜欢上你们表妹，但表妹只有一人，而你们是三人，咋办？今天叫你们一同来，就是要看你们哪一个和表妹有缘分。事情是这样——你们三兄弟从小都爱放屁，今天在酒席上，哪一个要能憋着不放屁，要憋到酒席结束，我就把表妹许配给哪一个。”

“我依从爹爹的想法。”表妹羞涩地说，“哪一个能不放屁，我就把这荷包给哪一个。”

“要得！”舅娘说着，立即把屁股挪到老二身边，咬着他的耳朵，悄声说，“老二，你平时接二连三地放屁，我都不怪你，今天，是最要紧的时候，你千万别放屁啊！”

老大马上跳起来火气毛躁地说：“放屁放屁，五谷作气，有屁不放，憋坏肚皮。我有屁还是要放的！”

“你真老诚！”大舅伸手把老大拉到一旁，强迫道，“你就是再要放屁，这会儿，你都给我憋着！你一旦放了屁，你就没有机会娶到表妹了。”

老三沉默着脸，好歹不说话。表妹有些偏爱老三，所以，生怕他会放屁，给他递眼色，他也懒得朝她看。她有些着急，就把头伸过去，对他悄声问：

“三表哥，你在这顿饭的工夫，能不放屁吗？”

“……”老三不点头也不摇头。

在喝酒吃菜的时候，老大首先伸出手，要与大舅划拳饮酒。在他与大舅划拳的时候，一句“二家有喜”没喊完，屁股下边就扑哧放了个屁。

“这是哪一个放的屁？”舅娘问。

“这是哪一个放的屁？”大舅在追问。

“我没有放屁！”老大不承认。

“我也没放屁。”老二和老三异口同声地说。

“都说没有放，难道是狗在放屁？”大舅有些生气了。

“好像是大哥在放屁。”老二说。

“我也看到大哥屁股动了一下，那响声就是从大哥屁股下边传出来的。”老三说。

“好汉做事，好汉当嘛！”舅娘没好气地说，“自己放了屁，都不敢认账。一看你就是个不诚实的种！”

“唉，都是我这个不争气的屁股！”老大站起来，伸手扇了自己屁股一巴掌。

“大表哥，你不怨东，不怨西，只怨你屁股不争气。”表妹笑了笑，和颜悦色地说，“缘分，都是缘分。”她说，就给大表哥倒了一盅酒，又夹了一大块腊肉片子。

老大放了屁，老二双腿在打战战，生怕自己在这个时候也走大哥一条路。他这一着急，就觉得想放屁，而且越来越觉得肚子里有气在咕咕地上下窜动。怕鬼就有鬼，一不小心扑通一个响屁从他裤裆里冒出来，顿时，震得板凳都动了下。

“老二，你这屁咋这响的呢？”舅娘惊叹道，“震得我也想放屁呢！”大舅扑哧一笑，也放了个哧溜子屁。

“这又是谁在放屁！”舅娘问。

“是我在放屁，不和你们屁相干！”大舅漫不经心地说。

父亲一个屁刚结束，女儿扑哧一笑，也笑出一个哧溜子屁来。

舅娘马上问道：“这是哪个在放屁？”

大舅追问道：“这是哪个在放屁？”

老大跟着问：“这是哪个放的屁？”

老二也跟着追问：“这是哪个放的屁？”

他们这一问，女儿顿时脸色通红，红得像桃子花。作为一个姑娘家，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下，放了屁，就羞得无地自容了。

“这是我放的屁！”老三站起来，拍了拍自己的屁股，假惺惺地说，“都怪我这个不争气的屁股啊！”

表妹看一眼老三，毫不犹豫地掏出荷包，塞到他怀里，双手捧着脸，一头钻进了闺房……

讲述人：陈红林

体验民风

从前，有一位明知县，他上奏朝廷说，太平桥那地方，人都心地善良，民风淳朴，可谓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皇上对明知县的话半信半疑。虽说半信半疑，但又深感欣慰。于是，就微服私访，长途跋涉，来到了太平桥。

皇上来到太平桥，看到这里的民众，对人和气，讲礼节，会谦让，都在和和气气地过日子。皇上对这里的民风，虽然心里也满意，但他还是想体验一回这里的民风。于是，他掏出一个金元宝，用纸包裹，然后在纸上写道：“元宝就是马上福的。”便将元宝放在路的中央，不紧不慢地走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皇上离开不多时，就来了一位年轻的汉子，那汉子就叫“马上福”。

马上福拾起元宝，自言自语地说：“这元宝咋是我的呢？”

马上福心想：一定是哪一个的名字和自己同名。他想着，就在那里坐下来，等待着另一个马上福，从他手上拿走金元宝。他在等失主的时候，每路过一个人，他都要上前问：“你是叫马上福吗？”但所路过的人都是同样的回答：“我不叫马上福。”

马上福等待丢失元宝的人，正等得心急火燎的时候，来了一位骑着黄马的人。他知道，能骑上黄马的人，大都是当官的，于是，他上前双腿跪地：“这位官老爷，草民我有事相告。”

“我是这里的知县，你有啥子冤情，如实向我禀告，本官一定为你做主。”

“草民本无冤情。”马上福把手里的元宝举过头顶，着急地说：“县老爷，草民刚才在这里拾到这个金元宝，我等失主来认领，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半个人来认领。我还是把元宝交给知县大人，求您张贴告示，告知失主吧。”

知县跳下马来，接过马上福手里的元宝，抱怨道：“这个马上福也真马虎，就连这么大个元宝也会白白地丢在路上。”

“知县老爷，我也叫马上福……”

“这元宝既然是你的，那又为何上交给本县呢？”知县百思不得其解。

“名字是我的，但元宝不是我的。”他解释说。

“哦，是同名了。”知县夸赞说，“咱们这里的民风真淳啊！”

“取财有道呗。”马上福说，“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是财宝堆成一座山，也不能动嘛。”

“你做得真好，我会将你这种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告知全县子民，往后，叫各个地方多出几个马上福。”知县接着说，“马上福，你把元宝交给我了，你该放心地回家了。”

“我还是不放心。”

“为啥？”知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我得到县衙里等元宝的失主。”马上福进一步说，“如果你知县老爷把元宝独吞了，真的马上福来认领的时候，你就会说，是我这个拾元宝的马上福认领了。到那时，我背着黑锅，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哩。”

马上福就跟着县官，来到了县衙大堂。

知县也是个清官，他领着马上福，径直走进县衙大堂，屁股还未沾板凳，立刻叫师爷书写了告示，将告示贴进了大街小巷。

告示张贴的当天下午，就有人在大门外击鼓。

衙役将那击鼓人带上大堂。

知县问：“你击鼓为的何事？有何冤情，如实说来，有本知县为你做主。”

“我叫马上福，是来认领丢失金元宝的。”击鼓人说。

“咋？你和我是一模一样的名字？”马上福问。

击鼓人惊奇地看着他：“你真的叫马上福？”

“我真的叫马上福。”

“你真的叫马上福，那金元宝，你咋没有认领呢？”击鼓人不解地问。

“他真的叫马上福，元宝也是他拾到的。”知县欣慰地说，“他拾到元宝，尽管元宝上有他的名字，但他还是把元宝交给我了。”

“我信了，我信了！”击鼓人说，“你们这里的民风真淳朴哪！”

扮作击鼓人的皇上就将那锭金元宝赏给了马上福。

三岔路口拜“干大”

早些时候，铁匠树岭的人，谁家生了孩子，如果“八字”太硬，或是“五行”缺少两样以上，就要拜“干大”。拜“干大”的日子一般都在端午节那天早上，父母亲要简单地弄几个酒菜，带上孩子，大清早来到三岔路口。当地人也把这种形式叫“拜露水干老子”。第一个人来的时候，无论是男是女，都要让孩子给人家磕头。磕头之后，是男的，便成了孩子的“干大”，是女的，就是“干娘”。干大或是干娘必须喝上几盅酒，吃上几口菜，然后干大必须给孩子一点钱。干大给了孩子钱之后，还要把裤带解下来，拴在孩子脖子上，父母亲将提前备好一根新裤带，送给干大。

这种给孩子拜干大的事，对二狗子来说，是一个夺取他人钱财的好机会。他才不管啥子“取财有道”的鬼话哩！

端午节的那天早上，二狗子也来不及带上酒菜，两口子就抱着孩子，去了第一个三岔路口。端午节走亲戚回娘家的人很多，他们身上也一定都有钱。二狗子他们在第一个三岔路口很快给孩子拜了个干大，也收到了干大送给干儿子的十两银子。

二狗子不敢怠慢，他要抓住机会，再给孩子多拜几个干大。于是，他两口子抱着孩子，又匆匆忙忙来到第二个三岔路口。他们在第二个三岔路口，又给孩子找到了个干大，而且还是个很有钱的干大，出手大方，伸手就给干儿子掏了三十两银子。

本来，拜“露水干大”必须是端午节的早上，但二狗子抱着孩子，已经在两个三岔路口上为孩子拜了干大，收了几十两银子，但他仍然不知足，抱着孩子，又来到了第三个三岔路口上。

他们来到第三个三岔路口上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他们正等待的时候，就来了一只大花狗。按理说，带孩子拜干大的时候，如果第一个来的不是人，是狗，也得让孩子向狗磕头跪拜，然后再让狗将带来的酒菜吃光。但他们

今天没有带酒菜，只能空着手，将孩子放地上，向那只大花狗磕头。

殊不知，这只大花狗并非是狗，而是一只狼。那狼扑上前，张口就将孩子叼走了……

雪驹帮山菊葬父

早年，梨花沟里住着父女俩，父亲患气管疾病，不能干重活，只能依靠女儿养家糊口。十五岁的山菊，要挣钱养家，无可奈何，只有女扮男装，去了阴坡史员外家，干上了放马这个不轻不重的活。

山菊在放马的时候，她特别喜欢那匹白马驹，主人叫它雪驹，她也叫它雪驹。她经常为它梳理鬃毛、洗澡，还给它送吃送喝。久而久之，兽通人性，雪驹便和她建立了感情，就像好朋友一样，整天形影不离。在山上，雪驹总是在她身边进食；每到日落西山的时候，雪驹早早地等在她身边，让她骑着回家。它也调皮，经常把自己毛乎乎的脸，贴在她脸上来回揉着。有时候，它要喝水，便走到水井边，把嘴放在水面上，晃来晃去，然后就看着她。她也领会了它的意思，就走过来，把水舀起来，喂它嘴里。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但史员外还没有给她半文工钱。当她向员外讨要工钱的时候，他不但不给，而且还没好气地说：“山菊，你来给我做长工的时候，我们有协约，干长工三年期满，每年一百两银子，合一起给你，但你没干满三年，是不给钱的，而且，你把我的马都喂瘦了，我还要扣你半年的工钱。”

员外的这番话，说得山菊心里好痛啊。她真想一走了之，但想到常年患病的父亲，她只有忍辱负重，忍气吞声，把泪往肚里流。受了员外的气，她还得继续为员外放马。

就在她正苦恼的时候，雪上加霜，父亲去世了。

“东家，我大过世了，没有棺材，借我点银子让我葬父吧！”山菊哀求说。

“想借银子？没门！”员外生硬地说，“你没给我干满三年，我是没有银子借给你的。”

山菊上前，扑通一声双腿跪地上，哀求道：“东家，求你行行好吧！”

“你这是胡搅蛮缠！我没有银子借给你！”员外说罢，扭身走了。

员外走了，她还跪在地上，哭得伤心。

咋办？她想，总不能将父亲就这样草草下葬了吧？

万般无奈，山菊只有脱掉男装，换上女装，头插草标，跪在三岔路口，自卖自身。

山菊万万没想到，她跪在那里，正想卖身葬父的时候，雪驹来了。

“雪驹，你咋来了？”她问它。

雪驹点点头，把长脖子贴到她脸上，来回亲昵着。

“雪驹，你好，但你的主人对我却无半点同情心！”她流泪了。

雪驹马上伸出舌头，舔着她脸上的泪珠。

“雪驹，你要会说话就好了。你要像人一样，能说会道，去给你主人说说，让他把工钱给我，我也好把可怜的父亲落葬了。但可惜，你说不出人的话来。”

雪驹看着她，点点头。突然，两串泪珠从它脸上流了下来。

“雪驹，你别为我伤心了。”她哭泣着说，“如果今天有人把我买去了，我就有钱葬父了。”

山菊正自言自语的时候，走来一位中年汉子，两眼直直地瞅着雪驹不放。

“姑娘，你有马不卖，为何要自卖自身呢？”那汉子不解其意。

“这马是史员外的马，卖不得的。”山菊接着说，“我给他放马，都快三年了，三年他都没给我工钱。我父亲过世了，连棺材都没有，向他借钱买棺材，可他铁公鸡，一毛不拔，所以，我只好……”

“这事太好办了！”那汉子将三百银子扔到她面前，“你的三年工钱，也值三百两银子，而这马也值三百两银子，马，我买走了，你也别向员外再要工钱了。”

“这……”她说，“这位哥哥，你得把你的名字和住的地方说给我，到时候，如果有了麻达……”

那汉子说他就住在梨花沟口，有啥事便可找他商定。

他牵着雪驹，正要离开的时候，雪驹突然抬起两只前蹄大叫，咋也不想离开山菊。汉子想，莫非是银子出少了？想到这，他又给她丢了一百两银子，然后，爬上了马背。

雪驹似乎满意了，乖乖地走了。走出几丈远，它又回过头，摇了摇头，然后，飞奔而去。

山菊葬父之后，三天两头，便有媒婆登门提亲。后来，她相中了一位秀才。她向他要了四百两银子的彩礼，并答应他等她三年守孝期满，便与他成亲拜堂。

山菊拿着四百两银子，来到梨花沟口，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雪驹，她将那四百两银子，放在马厩里，然后，抚摸着它的头，说：“雪驹，放马的人儿，不能把马卖了。”

她话语刚落，雪驹突然抬起四蹄，像离弦的箭，飞似的向阴坡奔去。

山菊想知道雪驹是否真的回到了史员外的身边，于是，她又一次女扮男装，去了员外的家。

她来到员外家的时候，员外正拉着雪驹，不干不净地骂道：“你这个畜生！你这几天，跑到哪儿去了？”

“东家，你别怪雪驹了，是我把它卖了。”

“是你把它卖了？”员外睁大一双凶狠的眼睛。

“是的，是我把它卖了。”山菊不慌不忙地说，“你不给我工钱，我没钱葬父，只好背着你，把你的雪驹卖了。”

“放马的人，也敢把马卖了，你真够大胆的！”

“我把它卖了，现在又把它赎回来了。”山菊说，“你把我的工钱给了，往后，我不会再给你放马了。”

“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员外歇斯底里地说。

“快给！快给！就要快给！”

“这是谁在说话？”员外看着山菊的嘴，但她的嘴并未张开。

“快给！快给！”

员外大吃一惊，难道是他的雪驹在说话？它并未张嘴嘛。

“雪驹，是你在说话吗？”员外惊讶地问。

雪驹点点头。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畜生！你咋胳膊肘往外拐呢？”

“东家，你如果不给我工钱，往后，我走到哪儿，雪驹就会跟到哪儿，到时候，你会失去像你亲儿子一样的雪驹。”

员外蔫了。

山菊拿着自己应得的血汗钱，离开了史员外。

她临走的时候，望着雪驹，视线模糊了……